
《春之声》电子课文

春之声 王蒙 咣地一声，黑夜就到来了。

一个昏黄的、方方的大月亮出现在对面墙上。

岳之峰的心紧缩了一下，又舒张开了。

车身在轻轻地颤抖。

人们在轻轻地摇摆。

多么甜蜜的童年的摇篮啊！夏天的时候，把衣服放在大柳树下，脱光了屁股的小伙伴们一跃跳进故乡的清凉的小河里，一个猛子扎出十几米，谁知道谁在哪里露出头来呢？谁知道被他慌乱中吞下的一口水里，包含着多少条蛤蟆蝌蚪呢？闭上眼睛，熟睡在闪耀着阳光和树影的涟漪之上，不也是这样轻轻地、轻轻地摇晃着的吗？失去了的和没有失去的童年和故乡，责备我么？欢迎我么？母亲的坟墓和正在走向坟墓的父亲！方方的月亮在移动，消失，又重新诞生。

唯一的小方窗里透进了光束，是落日的余辉还是站台的灯？为什么连另外三个方窗也遮严了呢？黑咕隆冬，好象紧接着下午便是深夜。

门咣地一关，就和外界隔开了。

那愈来愈响的声音是下起了冰雹吗？是铁锤砸在铁砧上？在黄土高原的乡下，到处还靠人打铁，我们祖国的胳膊有多么发达的肌肉！呵，当然，那只是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，来自这一节铁轨与那一节铁轨之间的缝隙。

叫作什么来着《泉水叮

呼响》。

如果火车也叮咚叮咚地响起来呢?广州人可真会生活,不象这西北高原上,人的脸上和房屋的窗玻璃上到处都蒙着一层厚厚的黄土。

广州人的凉棚下面,垂挂着许许多多三角形的瓷板,它们伴随着清风,发出叮叮咚咚的清音,愉悦着心灵。

美国的抽象派音乐却叫人发狂。

真不知道基辛格听我们的杨子荣咏叹调时有什么样的感受。

就剧锣鼓里有噪音,所有的噪音都是令人不快的吗?反正火车开动以后的铁轮声给人以鼓舞和希望。

下一站,或者下一站的下一站,或者许许多多的下一站以后的下一站,你所寻找的生活就在那里,母亲或者孩子,友人或者妻子,温热的澡盆或者丰盛的饮食正在那里等待着你。

都是回家过年的。

过春节,我们的古老的民族的最美好的节日,谢天谢地,现在全国人民都可以快快乐乐地过年了。

再不会用革命化的名义取消春节了。

还真有趣。

在出国考察三个月回来之后,在北京的高级宾馆里住了一阵总结啦,汇报啦,接见啦,报告啦之后,岳之峰接到了八十多岁的刚刚摘掉地主帽子的父亲的信。

他决定回一趟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。

这是不是个错误呢?他怎么也没想到要坐两个小时零四十七分钟的闷罐子车呀。

三个小时以前，他还坐在从北京开往 X 城的三叉戟客机的宽敞、舒适的座位上。

两个月以前，他还坐在驶向汉堡的易北河客轮上。

现在呢，他和那些风尘仆仆的，在黑暗中看不清面容的旅客们挤在一起，就象沙丁鱼挤在罐头盒子里。

甚至于他辨别不出火车到底是在向哪个方向行走。

眼前只有那月亮似的光斑在飞速移动，火车的行驶究竟是和光斑方向相同抑或相反呢?他这个工程物理学家竟为这个连小学生都答得上来的、根本算不上是几何光学的问题伤了半天脑筋。

他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。

谁让他错投了胎?地主，地主!一九五六年他回过一次家，一次就够用了回家呆了四天，却检讨了二十二年!而伟人的一句话，也够人们学习贯彻一百年。

使他惶惑的是，难道人生一世就是为了作检讨?难道他生在中华，就是为了作一辈子的检讨的么?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。

斯图加特的奔驰汽车工厂的装配线在不停地转动，车间洁净敞亮，没有多少噪音。

西门子公司规模巨大，具有一百三十年的历史。

赶上，赶上！不管有多么艰难。

哞，哞，哞，快点开，快点开，快开，快开，快，快，快，车轮的声音从低沉的三拍一小节变成两拍一小节，最后变成高亢的呼号了。

闷罐子车也罢，正在快开。

何况天上还有三叉戟 尘土和纸烟的雾气中出现了旱烟叶发出的辣味，象是在给气管和肺作针灸。

梅花针大概扎在肺叶上了。

汗味就柔和得多了。

方言的浓度在旱烟与汗味之间，既刺激，又亲切。

还有南瓜的香味哩！谁在吃南瓜？X城火车站前的广场上，没有见卖熟南瓜的呀。

别的小吃和土特产倒是都有。

花生、核桃、葵花籽、柿饼、醉枣、绿豆糕、山药、蕨麻全有卖的。

就象变戏法，举起一块红布，向左指上两指，这些东西就全没了，连火柴、电池、肥皂都跟着短缺。

现在呢，一下子又都变了出来，也许伸手再抓两抓，还能抓出更多的财富。

柿饼和枣朴质无华，却叫人甜到心里。

岳之峰咬了一口上火车前买的柿饼，细细地咀嚼着儿时的甜

香。

辣味总是一下子就能尝到，甜味却埋得很深很深。

要有耐心，要有善意，要有经验，要知觉灵敏。

透过辛辣的烟草和热烘烘的汗味儿，岳之峰闻到了乡亲们携带的绿豆香。

绿豆苗是可爱的，灰兔子也是可爱的，但是灰色的野兔常常要毁坏绿豆。

为了追赶野兔，他和小柱子一口气跑了三里，跑得连树木带田垄都摇来摆去。

在中秋的月夜，他亲眼见过一只银灰色的狐狸，走路悄无声息，象仙人，象梦。

车声小了，车声息了。

人声大了，人声沸了。

咣啷，铁门打开了，女列车员一个高个子，大骨架的姑娘正洒利地用家乡方言指挥下车和上车的乘客。

没有地方了，没有地方了。

到别的车厢去吧，已经在车上获得了自己的位置的人发出了这种无效的，也是自私的呼吁。

上车的乘客正在拥上来，熙熙攘攘。

到哪里都是熙熙攘攘。

与我们的王府井相比，汉堡的街道上可以说是看不见人，而

岳之峰从飞机场来到 X 城火车站的时候吓了一跳黑压压的人头，压迫得白雪不白，冬青也不绿了。

难道是出了什么事情？一九四六年学生运动，人们集合在车站广场，准备拦车去南京请愿，也没有这么多人！岳之峰上大学的时候在北平，有一次他去逛故宫博物院，刚刚下午四点就看不见人影了，阴森的大殿使他的后脊背冒凉气。

他小跑着离开了故宫，上了拥挤的有轨电车才放心了一点。

如果跑慢了，说不定珍妃会从井里钻出来把他拉下去哩！但是现在，故宫南门和北门前买入场券的人排着长队。

而且不是星期天。

X 城火车站前的人群令人晕眩。

好象全中国有一半人要在春节前夕坐火车。

到处都是团聚，相会，团圆饺子，团圆元宵，对于旧谊，对于别情，对于天伦之乐，对于故乡和童年的追寻。

卖刚出屉的肉馅包子的，盖包子的白色棉褥子上尽是油污。

卖烧饼、锅盔、油条、大饼的。

卖整盒整盒的点心的。

卖面包和饼干的。

X 车站和 X 城饮食服务公司倾全力到车站前露天售货。

为了买两个烧饼也要挤出一身汗。

岳之峰出了多少汗啊！他混饱了《环境和物质条件的急骤改变已

使他分辨不出饥和饱了》肚子，又买到了去家乡的短途客车的票。

找给钱的时候使他一怔，写的是一块二，怎么只收了六角呢？莫非是自己没有报清站名？他想再问一问，但是排在他后面的人已经占据了售票窗口前的有利阵地，他挤不回去了。

他快快地看着手中的火车票。

火车票上黑体铅字印的是 1 20 元，但是又用双虚线勾上了两个占满票面的大字：

陆角。

这使他百思不得其解，简直象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密码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买一块二角的票她却给了我六角钱的？他自言自语。

他问别人。

没有人回答他。

等待上车的人大多是一些忙碌得可以原谅的利己主义者。

各种信息在他的头脑里撞击。

黑压压的人群。

遮盖热气腾腾的肉包子的油污的棉被。

候车室里张贴着的大字通告：

关于春节期间增添新车次的情况，和临时增添的新车次的时刻表。

男女厕所门前排着等待小便的人的长队。

大包袱和小包袱，大篮筐和小篮筐，大提兜和小提兜他得出了这最后一段行程会是艰难的结论。

他有了思想准备。

终于他从旅客们的闲谈中听到了闷罐子车这个词儿，他恍然大悟了。

人脑毕竟比电脑聪明得多。

上到列车上的时候，他有点垂头丧气。

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之时，正在梦寐以求地渴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们，却还要坐瓦特和史蒂文森时代的闷罐子车！事实如此。

事实就象宇宙，就象地球，华山和黄河，水和土，氢和氧，钛和铀。

既不象想象那样温柔，也不象想象那么冷酷。

不是么，闷罐子车里坐满了人，而且还在一个两个，十个二十个地往人与人的缝隙，分子与分子，原子与原子的空隙之中嵌进。

奇迹般地难以思议，已经坐满了人的车厢里又增加了那么多人。

没有人叫苦。

有人叫苦了：

这个箱子不能压。

一个包着头巾的抱着孩子的妇女试探着能不能坐到一只箱子上。

您到这边来，您到这边来。

岳之峰连忙站起身，把自己的靠边的位置让了出来。

坐在靠边的地方，身子就能倚在车壁上，这就是最优越的雅座了。

那女人有点不好意思。

但终于抱着小孩子挪动了过来。

她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不踩着别人。

谢谢您！妇女用流利的北京话说。

她抬起头。

岳之峰好象看到一幅炭笔素描。

题目应该叫《微笑》。

叮铃叮铃的铃声响了，铁门又咣地一声关上了，是更深沉的黑夜。

车外的暮色也正在浓重起来嘛。

大骨架的女列车员点起了一支白蜡，把蜡烛放到了一个方形的玻璃罩子里。

为什么不点油灯呢？大概是怕煤油摇洒出来。

偌大车厢，就靠这一盏蜡烛照亮。

些微的亮光，照得乘客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影子。

，对面车壁上的方形的光斑又在迅速移动了。

离家乡 又近一些了。

摘了帽子，又见到了儿子，父亲该可以瞑目了吧？不论是他的罪恶或者忏悔，不论是他的眼泪还是感激，也不论是他的狰狞丑恶还是老实善良，这一切都快要随着他的消失而云消雾散了。

老一辈人正在一个又一个地走向河的那边。

咚咚咚， 噔噔噔， 嘭嘭嘭， 是在过桥了吗？联结着过去和未来，中国和外国，城市和乡村，此岸和彼岸的桥啊！靠得很近的蜡灯把黑白分明的光辉和阴影印制在女列车员的脸上。

女列车员象是一尊全身的神像。

旅客同志们，春节期间，客运拥挤，我们的票车（票车：

铁路人员一般称客车为票车。

）去支援长途提高警惕 她说得挺带劲，每吐出一个字就象拧紧了一个螺母。

她有一种信心十足，指挥若定的气概，以小小的年纪，靠一支蜡烛的光亮，领导着一车的乌合之众。

但是她的声音也淹没在轰轰轰，嗡嗡嗡，隆隆隆，不仅是七嘴八舌，而且是七十嘴八十舌的喧嚣里了。

自由市场。

百货公司。

香港电子石英表。

豫剧片《卷席筒》。

羊肉泡馍。

醪糟蛋花。

三接头皮鞋。

三片瓦帽子。

包产到组。

收购大葱。

中医治癌。

差额选举。

结婚筵席在这些温暖的闲言碎语之中，岳之峰轮流把体重从左腿转移到右腿，再从右腿转移到左腿。

幸好人有两条腿，要不然，无依无靠地站立在人和物的密集之中，可真不好受。

立锥之地，岳之峰现在对于这句成语才有了形象的理解。

莫非古代也有这种拥挤的、没有座位和灯光的旅行车辆吗？但他给一个女同志让了座位。

不，没有座，只有位。

想不到她讲一口北京话。

这使岳之峰兴致似乎高了一些。

谢谢，对不起，在国外到处是这种礼貌的用语。

虽然有一个装着坚硬的铁器的麻袋正在挤压他右腿的小腿肚子。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<https://d.book118.com/355044211313011323>